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第十七回 雲文設計害鍾生 刁虎通謀差季德

詞曰：世事危如覆卵，人心險似江湖。平空風浪實堪虞，教你暗中難御。禍福分於傾刻，吉凶判在須臾。看來機變只絲須，不可不為早慮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鍾公子只因過於悲苦，坐不穩鞍橋，一跤跌下馬來。忙得那蒼頭鍾安連忙來救，雙手抱住公子叫道：「相公，醒來！醒來！」連叫數聲。那鍾山玉歎一日怨氣，兩目悲淚，哭道：「苦殺我也！」老家人道：「相公少要悲苦，出門之人，倘若苦出事來，怎生是好？不如乘此離家不遠，老實回去罷，一來免得太太在家懸望，二來免得在路上千山萬水，受那風霜之苦，三來免得老奴在路上受怕。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鍾山玉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上天下地，一定要救父還鄉，方才了願。恨只恨刁發天誅地滅，害得我父子分離，拋家失業，好不淒慘！此仇不共戴天，何時能報？」老家人道：「只求皇天開眼，願相公進京早早金榜題名，這仇就報得成了，有何難處？只是相公在路上要保重身子，少要悲苦，方好行路。」主僕二人說了幾句閒話，日已西山，主僕二人投了旅店。次日又走。每日夜宿。蒼頭扶相公上馬，從新又走，走了四百里路，時已晚了。饑餐渴飲，渡水登山，也非止一日的光景。

那一日午後到了京都地界。那公子雖是自小生在京中，只因他的年紀小，不曾出過門，又離了四年，卻認不得路，蒼頭鍾安又是一向在武進縣看守家園的老家人，不曾進過京，也認不得路。主僕二人一頭走，一頭說還是奔那裡好，蒼頭道：「太太在家曾吩咐道，先到雲太師爺那裡去的。」

公子道：「雲太師如今不知可在落賢莊了？」蒼頭道：「即不在，自然到那裡便知明白。」公子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只是我卻忘記了那落賢莊桃花店的路了，這便如何？」蒼頭道：「自古說的好：鼻子底下就是路。走兩步向人問聲就是了。」

主僕二人又走了二三里路，到了三叉路口，二人抬頭一望，只見右邊隔有一里遠近，隱隱的見一帶瓦樓房高聳聳的，四面多是大樹，圍繞分齊整。公子道：「是了，那裡一定是落賢莊雲府上了。」蒼頭道：「引路。」公子帶轉馬頭，向右首轉彎，奔大路而來。走了半時，到了面前，抬頭見一帶黃牆，四圍樓閣，當中一座五彩雕龍篆鳳的牌樓，上寫「行宮」二字。公子一著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不好了！」

正是：冤家偏路窄，狹路兩相逢。

話說那鍾公子一見行宮，連忙叫聲「不好了」，回馬就走。蒼頭忙問：「相公為何這等失驚？」公子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，這正是那太平侯刁賊的莊院。快走！快走！恐他盤出，不大穩便。」蒼頭聽了此言，打馬就跑，跑有一里多路，方才放心，縱馬緩緩而行。行了數步，只見一株大桑樹上掛了一張榜文，上面字跡猶存。公子近前一看：

敕授太子太保、加三級、刑部大堂張為懸賞緝盜，以正欽犯事：

實因某年月日三更時分，欽授太平侯莊宅，突遭大盜放火劫人，失去財物若干，盜已逃脫。今著各地方官嚴加捕獲外，外仍懸賞圖形，令一應軍民人等知悉。如捕到者，賞銀一千兩；報信者，賞銀三百兩；隱藏者同罪。特示。

後寫年貌、身形、衣服，又畫圖像。

那鍾山玉不知是雁翎三關太平在闖下來的禍，便道：「好大膽的強盜！卻也打劫他得好！」正在看完，只見來了數騎馬、三五人，乃是刁虎打獵回來，從此經過。兩下不知。那蒼頭使問道：「諸位請了。借問一聲，這裡有個落賢莊雲太師府上在那裡？」不防刁虎聽見問出個雲字，忙來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蒼頭正要回答，鍾公子見有些不尷尬，忙接口道：「山東來的。」刁虎道：「還是親，還是友？」鍾相公道：「非親非友，是太師的門生，因到京會試，順來一拜。故來一問，求尊公指引。」刁虎見是門生來拜雲大師的，使用手指道：「過了石橋二里路，便是落賢莊了。」公子謝道：「多蒙指引，請了。」一拱而別，自走路不表。老家人便問公子道：「相公問路，因何不說真話？」

公子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你方才見此人模樣，必是太平莊刁賊家裡的人。若說出真話，反惹是非，故爾如此回答就罷了。」不表主僕二人在路閒話。

再講那雲府之事。那趙氏太夫人自從送小姐去後，時時悲苦，雲太師又不曾回來，逆子雲文每日嫖賭，不理家務，只有刁虎來往，倒轉相好。太太時常訛刁虎、雲文要女兒看，所以他二人凡事不敢違拗，太太也不頂真，倒也罷了。那一日雲文在家無事，在莊門口閒耍，只見遠遠兩騎馬奔莊上而來，雲文只認做是刁虎，便迎上前去，拱拱手道：「刁兄連日因何不見？」那鍾公子聽見口音，便道：「不是刁兄，卻是個老實人，難道連舊同窗都不認得了？」雲文聽這聲口不是本處人，倒想不起來了，忙道：「是那位硯兒？小子失迎了。」鍾山玉便下馬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請問尊兄可是雲文麼？」雲文道：「正是。不知尊兄卻是那個？」鍾山玉道：「是常州武進一個姓鍾的，特來奉拜的。」雲文一想，大笑道：「原來是舊同窗鍾林雲兄大駕，失迎！失迎！真是遠客，不知甚麼風吹來的？請裡邊坐。」

二人入內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左右獻茶，茶罷，山玉便問道：「太師雲老伯在府好麼？」雲文道：「今二年未回。」山玉聽得太師不在家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我命好苦也！實指望千山萬水，奔到京都，求太師想法，好教父回朝，誰知又走了一場空！」正是：風吹荷葉分兩下，一片東來一片西。

山玉心中悶悶，又問道：「老伯母太夫人好麼？」雲文道：「不敢。托福，也還康健。」山玉道：「求兄引見。」雲文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遂起身引山玉來到後堂。先命丫鬟通報，然後進了三堂。太夫人傳請，掛起金鈎，捲起珠簾，太太起身。山玉一見了太太，便道：「老伯母大人請上，待小姪叩見。」太太道：「賢姪一路上風塵勞苦，免禮罷。」

山玉道：「豈敢。」遂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朝上拜了四拜。太太還禮命坐，山玉打躬告坐。左右丫鬟奉上香茶。茶罷，太太問道：「令堂太夫人在府納福麼？」山玉道：「豈敢。家母在舍，托庇也還康健。只因家父久不回家，又無音信，時時悲苦，所以也就老了。」雲老夫人一聽此言，叫做見鞍思馬，想起丈夫也在南嶺封王，不曾回來，一般的悲苦，不覺的眼中流淚道：「也怪不得令堂在家掛念！老身也為太師不曾回來，時時掛念，老身放心不下，也是悲傷，惟有自嗟自歎而已。」山玉道：「正是。適才小姪聽見雲老伯出外，卻也掛念。」二人談了幾句寒溫，不覺晚了，太太吩咐家人治酒接風，一面叫安童收拾外邊書房一進，擺設牀帳伺候。家人答應去了。不一時上席來款待公子，分齊整。正是：雲中飛鳥山中獸，陸地豬羊海底珍。左右丫鬟擺上席，太太就命雲文道：「在後堂，待老身也陪一杯。」雲文領命，就在後堂敘坐已畢，坐下，酒過三巡，看進幾味，彼此敘了些別後的心事，早已更深。太大道：「賢姪辛苦了，早些睡罷。」遂命雲文送鍾山玉到書房去安寢。

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入內謝謝太太。早膳已罷，便要進城去見文翰林，商議教父之策。太大道：「我兒不要性急，城中耳目頗多，倘刁發那廝知你進京，暗算於你，反為不美。等過幾天，老身請他來見你便了。」公子只得從命。

那太太見山玉為人溫柔長厚、瀟灑風流，自幸女兒終身有托，分親愛，比嫡親的兒子還不同些，把那不肖雲文越發比下來了。那雲府中人等，見太太如此待他，個個奉承、人人服侍，比雲文更加一倍。

那文翰林一日來到雲府，見了山玉，細言衷曲，一見雲文來時，便不言了。那雲文在旁冷眼看出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暗恨道：「可笑母親甚是不通，看待鍾家的小畜生還勝我一倍，連家中一切人等都去奉承他了。久後爹爹回來，見他如此，連我這現成的萬貫家財，還要被這小畜生騙了去呢！自古道：打人不過先下手。想個法撮弔了他才好，免得日後淘氣。」正是：人心不足蛇吞象，

世事渾如螂捕蟬。

那雲文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了，待我到刁府去商議，有何不可。」遂推他故，入內辭了太太，別了山玉，出門往太平莊而來。這雲文是來慣了的，到了莊，也不通報，向內就走。刁虎正無事，與包成在那裡下棋，一見了雲文，便起身道：「雲兄連日發財，我這裡都不到了，發了多少財？快快告訴我。」雲文道：「沒有發財，倒發了些氣。」刁虎道：「還要賴嘴？我那日打獵回來，見一個少年舉子問路，口稱山東進京會試的，是雲太師的門生，特來拜老師的，豈沒有厚禮？太師不在家，這禮自然是你莫納了，還說沒有發財？」

公文聽了，道：「本不說起，正是這小畜生進了門，帶起我發了多少氣！」刁虎道：「為何有氣？想是銀子送少了些了；不然，是太太收進去了？」雲文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刁虎道：「這又作怪了，卻是為何呢？」雲文道：「他那裡是山東鄉試的舉子，他就是鍾佩鍾御史的儿子鍾山玉。他到京來打聽他父親的消息的，不想我母親□分過，留他在家□分款待，連我反不如他了。只是一件：我家舍妹曾許過他的，倘若他知道是我逼嫁與你，被強人搶去，現又無人了，倘他不忿，串同老文告到官司，如何是好？不可不慮。」刁虎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怎麼處？」包成便道：「何必著急！只須如此如此，就送他的命了，有何難哉？」正是：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所下回分解。